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十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人性 所謂德性 雖人所獨

明道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理亦如此。

撝謙曰。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二語出左傳劉康公極分明。疑此是前聖之言。康公述之耳。湯誥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衷字即

中德之在內者。知此旨。其來遠矣。

又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揭謙曰。惡只可謂所稟之偏。不可謂之人性。蓋人性者中氣未發之名也。惡不謂之人性。即惡不可謂之中。

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

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

撝謙曰。此段分明。

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

撝謙曰。天地一氣流行。化生萬物。其中者爲人性。偏者爲物性。中中之偏。爲人近物之性。受中受偏

一齊賦來。其先後甚微。以水喻性。天命之性。正是太玄無味之初。如雪雨之味。因地變味。則如氣質之兼有善惡。至流而被汚。則是在繼善之後所爲習染。今以水流被汚喻性之有惡。并謂濁者不可不謂水。其說未盡。○水出地中。其無味之味。寓於因地之味。

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怠緩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

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

撝謙曰二程子語錄明道在時大抵不別唯劉質夫所記皆明道語餘者雜記一二伊川壽考語錄爲多今性理大方一切合之以二先生之道同也然言性處微有所異如明道語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二句截然了當及觀呂與叔記二先生語有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馬則爲馬之性牛則爲牛之性此所謂率性

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則與此二語。若不相似。然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不可謂物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子思恐人趨於偏。故作中庸示人。謂人之性中。率之可以爲道。萬世通行。若禽獸之性。只因偏了。便行不去。爲人所治。此是作中庸本旨。斷不可兼人物言也。李端伯記二先生語曰。天地之間。非獨人爲最靈。自家心卽鳥獸草木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觀此一段。可見與叔所記。非定說也。觀明道此段

語。與答子厚定性書。皆不以爲性卽是理但分晰未明。只以惡喻流入水中之泥沙。解相近之氣稟。則在氣稟之內。已不全善。在氣稟之外。又屬何物。故伊川斷然歸之理曰。性卽理也。夫凡民氣質未生。理於何寄。氣質既生。理已玷闕。天人相賦之際。不無更有毫釐之差矣。○先儒多不知善惡之所由來。善者由人性得氣之中。惡者只是過中而不肯返耳。如飲食以禦飢渴。是人性。過飽則害生。又過而求美。則貪而入於惡。又過而致師訟。惡之

甚矣。男女之和生子者。是人性。過則淫而入於惡過極而亂惡之甚矣。凡此多由習之惡有始生聞聲而可知其惡者。亦是過中之氣耳。如過剛過柔皆是也。凡善之過極。卽是惡。如好生之過而放毒獸戒淫之過而絕父子。皆非人性也。以皆非中也。

○觀二先生語錄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又或曰。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曰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此二段已似分理氣。不知性卽理之說。明道晚年已同之耶。抑猶

自伊川始也。性即氣一段，遺書亦在端伯所記二先生語中，近思錄竟歸之明道。朱子想有所傳也。

伊川程子曰：性即是理。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

攜謙曰：天命之性，是民受天地之中氣以其靜而未發，則謂之性，即中庸所謂德性也，仁義禮智之理，即中氣所具之德。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

性之德也，凡伊川與朱子所言之性，皆只就性之德上說，不兼氣說。然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性仍屬物，則方是理。

又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撝謙曰按五性之說見於白虎通曰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好生愛人義者宜也斷決得中禮者履也履道成文智者知也不惑見微信者誠也專一不移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此其說必有所傳矣

故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人之得性者有三等上知下愚中人其實不啻有萬等也〇[illegible][illegible]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伊川所論蓋本此〇何以知經之言性非指理也性與情為體用者也性靜而情動猶夜靜而晝動未有夜屬理而晝屬氣也理在性中謂之仁義禮智其發而為惻隱恭敬羞惡是非

之情仍謂之仁義禮智故理無動靜無未發已發者也凡中庸所謂未發樂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皆指氣而言

又曰孟子言性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伊川曰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問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

氣質之性

撝謙曰性只是中而受中有厚薄然亦相近非天

命之性爲理而又有相近之性爲氣質也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

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

撝謙曰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今張子言形而後有

氣質之性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是不以賤形

爲貴而以賤形爲說矣不知民受天地之中亦形

而後有也。

朱子曰性所謂善者。無惡之名。○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个虛空的性。後方旋生出四者來。不然亦說性是一个虛空的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

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方所形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個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撝謙曰。凡朱子所謂性之體。皆作性之德看。自分明。若性之體。只是中氣。一氣變化。又有中精中氣

之別。○所謂佛老之言。乃是儒之入於佛老者若

佛老之說。則未嘗言性中有仁義禮智。

問性者道之形體。如何。朱子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這個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還是實有這個道理。還是無這个道理。故嘗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

朱子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

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

○答林擇之曰。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眞。湛然而已。豈非常體本然。未有

不靜乎。唯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未有不復其常者。故常以爲靜者。性之眞也。

撝謙曰。數段分晰甚明。人性之所以貴於天地者。以有仁義禮智之德。故論語所言。唯舉仁義禮智之理而已。今所言性非理者。是原其載理之質。若舍理而言氣。則是養生家之說。而非立人極之本旨矣。

按朱子大全論定後。所記與胡廣仲論性曰。當時酬對。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

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爲本體靜爲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

撝謙按朱子此一條。以性之分爲靜而未感。其蘊爲五性。此較分明矣。不若竟言心之體爲性。靜而未感。性之德爲仁義禮智信。則尤明白耳。

又曰。性卽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
性。是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
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
言。○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性之爲理。不離氣而
爲言。不雜氣而爲言。只就氣上指出理。
撝謙曰。皆是祖伊川性卽理也之說。陽明不喜考
亭。至言性。亦曰性之體。卽是天理。葢性至難言。見
得巳性分明。天地萬物之性。一以貫之矣。
又曰。未發以前。氣不用事。故有善而無惡。

撝謙曰未發以前氣不用事獨不曰理亦不用事乎未發只是渾然一氣亦是渾然一理若以未發爲理巳發爲氣失之遠矣○未發只是未過中故無惡孟子指發之初念言性善亦只是未過中故無惡

朱子曰人之性皆善然有生下來善的有生下來惡的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爲清明渾厚之氣須做個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

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爲不好的人何疑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若勇猛向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爲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

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於中而止矣。

撝謙曰。此段示學者用功切要之處。然要知天命之德性。亦是氣稟所具。只是氣稟有偏方爲害。不可但謂氣稟害事。()人之氣質。不唯因於天時。亦且因乎地氣。予向與陳子際叔論之。際叔諱廷會錢塘人其來書曰。頃聞受中之旨。微言亹亹。至四海準性高明微有異同。臥思其理。亦頗有可辨者。敢以函夏所稟得氣最中。四裔荒遠。僻於偏道。誠如台旨。是

習尚詭齊非關厥性伯益山經自招搖以下方風不一然未聞有屠毋食子如豺虎破鏡者普天之下具有秉彝赤縣神州豈其專屬東西聖人不言可知況八條之法可施朝鮮居彝之嘆實出宣聖聖人有作誰曰不然若夫懸表定中此司徒之法以便貢賦攘彝擧號此麟經之旨以奉一王俱非底允執之微揆界性之本也故劉康一言特齊兩氣子思首義唯淪四情建者論中如是而已執彼論此恐難豁然故以僕而論習俗移人非關戎貉

人生而靜何有夏彝堂堂乎天覆幬何僤而拘遠哉必不然矣蠡測之議敢以再申何如何如撝謙答之略曰伏讀來章文辨兼美但弟此言非敢苟爾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蓋以萬物皆有性唯民受天地之中是爲貴也東方鱗蟲龍爲長南方羽蟲鳳爲長西方毛蟲麟爲長北方介蟲龜爲長中央倮蟲聖人爲長倮蟲雖皆中氣不如聖人之最靈故聖人爲長也然則人之性靈而中也明矣聖人知人性

之中也。故味有五而以稼穡作甘爲貴。音有五而以宮爲主。音色有五而以黃中爲美之至。方有五而以中夏爲正。一切言行政教。皆以去偏就中爲善。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皆協中也。無如五方之民各得中國之一偏。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先天之氣質既異。則其後所習之安居和味利用備器各有所安。是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聖人居夷亦難盡以中夏之法施之。去其太甚而已。遠至海外奇肱反肘兩面一臂。不可謂盡無則

其氣質大異其性視孔孟豈能無小闕哉所謂習者因性而加非性所本無而能强之也素者可染而黃皂漆不可得而白也故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記曰五方之民各有性也不可推移此之謂也然而性有萬等何也一方之中又有五方河魚不得明目限於地也一時之中又有五令稺稼不得育時限於天也父母之合又有五性燕雀不得生鶴限於人也上知之人既知已性之中又因其性之近中者化而易之不近中者法而禁之必不

中之下愚迸之寄棘之外不與同中國此天下之所以長治也然則性有不可變乎曰孔子所謂上知與下愚不移是也苟非二者易地而漸漬之則化矣東西聖人本在九州之內不闘四海之外制禮作樂允執其中能如堯舜者也佛敎至自西竺歷代奉以爲聖然其偏亦可見矣箕子八條之法朝鮮以治未聞禮樂精微與中國成均埒也後世儒者謂孟子言性善孔子言性相近遂以此疑孟子之言是知性之善而不知受善之有差等也盡

性者盡其變也類族辨物聖人之教審異而致同非謂人性皆齊也今以性爲理一入胎質遂爲氣質之性是天命之性直是天下之虛理豈得曰人性乎敢以質之

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

撝謙曰凡人之惡皆是受氣之偏不可謂天之所賦有善無惡但不是天所賦之人性

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

不會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間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貞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貞元之會來然天地參差不齊之時多貞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

㝡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偏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也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大本則一

撝謙曰。此說氣稟甚備。其說聖凡得氣處甚是。然細詳之。只說聖凡之異處。是氣稟。不說聖凡之同處。亦是氣稟。則似聖人爲受中。凡民卽不受中。而其所謂大本者。不過如下文之所謂理於天命賦物處未明。不如天以中氣生人。偏氣生物。中氣之中。又有中中之中。中之偏。有中之中。之偏有中之偏之中。其氣萬變。則其得理之偏全。亦萬變。而所以得爲人而異於物者。皆以受中故也。中無不善也。雖極惡之人。如越椒之生。而聲如豺狼者。無不受

中不受中則不得為人矣知此則凡謂性惡者猶言中偏不成說話

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不能故子曰人一能之巳百之人十能之巳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謂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為惡楊子便以性為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為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蘇氏東坡又以為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為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摸說個性是天生

自然的物。更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的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歎之辭。又誤了。既是贊歎。便是那個是好物。方贊嘆。豈有不好物而贊嘆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只

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的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撝謙曰五常之性其傳舊矣至程朱始發明精粹後學豈敢故相牴牾但所謂性只是理附在氣上之說未免毫釐千里之差是以不致辭其僭妄一爲辨釋蓋馬性健牛性順健順本天地之理而不專屬之牛馬馬之所以健牛之所以順其得之於天地之氣者是其性也人備衆善其所以得衆善

是受氣有異於物而得中者。是其性也。然則人性
之善。正以氣質而謂氣質害之。可謂誤矣。
問氣質有清濁不同。朱子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
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
而所爲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
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
清也。推此求之可見。○又曰。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
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

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
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行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
人也○問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
不敏莫是氣稟強弱曰不然淮南子云金水內明日
火外明氣偏於內則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又曰
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樣或厚於此而薄於彼
或通於彼而塞於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
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或知孝於親而
薄於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

而爲君則殺其臣爲父則殺其子爲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礙也是氣禀也是利害昏了○問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鯀爲父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

爲謙曰受中者人性之同以上所論諸條乃同中之異皆性也皆氣質也二之則不是○性雖同中有異然當喜怒哀樂之未發雖惡人未有不中則未有不善此即異中之同所謂性善者當察於此

○記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又曰五方之民各有性也不可推移孟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彖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曰共正而曰各正此吾儒之言性所以爲同而異也後人惑於釋氏謂天下無不同之性謬矣○君子不言無情之性恐善惡之無別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物之成性本在復前將至而動已屬於情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聖賢言性不同總皆一貫有

對命而言者命爲天所賦性爲人所受有對心而言者心是性之充周性是心之保合有對情而言者性是未發情是已發有對善而言者善卽性之流行性卽善之收斂有對習而言者性是孩提之初習是教養之後有指天命之本然而言者是五德之中氣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有兼人欲之雜而言者是耳欲聲目欲色四肢之欲安佚之類孟子所謂動心忍性者也知其一貫而各不相混性之說盡於此矣○問易言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聖人以性對善可見性中無善曰聖人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義對仁豈可言義中無仁

物性所謂氣性人與物同德性亦出于氣而氣性不必有欲也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

朱子曰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又曰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

朱子曰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得些

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獮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木燒爲灰灰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旣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問曾見答余方叔書以爲枯槁有理不知枯槁瓦礫如何有理曰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附子不可爲大黃○草木都是得陰氣飛走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

陰氣木是得陽氣故草柔而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
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
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鵰之類
是也唯草都是得陰氣然畢有陰中陽陽中陰者○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
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
便枯悴不復悅懌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
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
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已行過也

櫟菴李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蜂蟻有君臣之義雎鳩有夫婦之別鴻雁有兄弟之序鶺鴒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爲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

命

程子曰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問上世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程子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

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盛。後世爲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三王不及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許多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

月旣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衰俯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纔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漸長而數自漸減不相害也○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在聖人只有一個義伊川曰何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賞之

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朱子曰也都相離不得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

命○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信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爲聖爲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淸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淸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長久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便爲愚不肖爲貧爲賤爲夭天有那氣生一個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只看其稟得來如何耳又問得淸明之氣爲聖賢昏濁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

者爲富貴薄者爲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也抑其所稟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的則貴稟得厚的則富稟得長的則壽貧賤天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爲聖人然稟得那低的薄的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的所以又天

楊謙曰此言夫子稟得薄的低的其說大誤蓋聖

人皆得天地之中氣。堯舜正當中氣之升。夫子正當升極而降。所謂致至而反。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在衆人以爲命有榮枯。在聖人只知有性。聖人但以所稟之五常。推而行之。家之人悅之。國之人悅之。天下之人悅之。民被澤焉。則是聖人之命當貴也。當富也。天下之人之命當受五福也。以所稟之五常推而行之。家之人不能行。國之人不能行。天下之人不能行。動輒有阻。民不被澤焉。則是聖人之命當貧也。當賤也。天下之人之命當受諸禍也。

故君子行法以俟命行法以俟命乃所以立命也使道與時違而聖人略有求富貴之意即是不受命非所以為聖人豈所性之外又有低薄之氣○性即是命聖賢生於亂世只是他性不肯從亂寧可貧賤

問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為賢然雖清而短則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為愚然雖濁而長則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朱子曰此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

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富貴。朱子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背所謂資適逢時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着便是命。○木生於山。取之或貴而為棟梁。或賤而為廁料。皆其生時所稟氣數。如此定了。

北溪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賦

乎於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唯觀其所見如何耳。○問仁與心何異。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

心無遠近。○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問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

㧑謙曰。仁人心也。生生仁也。若但言聖人之心。明鏡止水。則去釋氏不遠。當曰聖人之心如日。

又曰人心不得有所繫。○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

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强把他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所繋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佗疾却未可知

張子曰心統性情○由知覺有心之名○心淸時少
亂時多其淸時卽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
恭謹其亂時反是○虛心然後能盡心○心旣虛則
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
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
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朱子曰心主乎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
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問五行在人爲

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個光明發動之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

撝謙曰。五行惟心位乎上中。所以有君象。

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其竅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朱子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

撝謙曰。古聖人以爲心焉得非心。但此中又有神明。神在此則明。在此則不明。此爲明堂。乃布政之所也。

問程子曰。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峯曰。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爲下句有病。知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爲心無不仁乎。某近以先生之意推之。莫是五峯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朱子曰。只爲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

撝謙曰觀程朱之論言心之本體無不善發處有不善夫心之體性也心之發情也則是性無不善情有不善然孟子言性善皆驗於情之善不言情有不善也得無悖乎曰非悖也孟子之言情善謂德性發而爲道心程朱之言情有不善謂未發則聖凡皆中已發則有中節不中節當中氣之未發是謂德性當中氣之已發是謂道心均氣也有偏則謂之氣性不謂之德性猶之均氣也有主則謂之志無主則謂之氣均人也爲率則謂之將爲

從則謂之率。未嘗不合乎氣而爲言也。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已發。是全論氣性人心。氣性之未發雖惡人未有不中。則未有不善不悖乎德性。及其發而爲人心。則有中節不中節。遂分善惡。故曰。人心惟危。

問心有善惡。朱子曰。心是動的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著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麼做出來。

揭謙曰若但論心則聖人心善惡人心不善總論聖凡之心則又有道心人心道心全善人心可流而爲不善論心統性情則心之未發即性卽無不善發而爲情始見道心人心之別道心發於德性人心發於氣性德性道心全善氣性人心則合道德者善不合道德者不善道心乃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心乃樂記所謂喜心怒心哀心樂心必如此說心性方盡也

朱子答方賓王曰程子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

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理當如彼。而吾之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

楊謙曰。未發以靜。故善。然止是未有感而靜則無不善。若見入井而無惻隱之心。則感而不應。雖靜亦惡。所謂人如木石。則是不仁。然感而皆應。則有不義。宜應不應。亦爲不義。不知宜應不宜應。則是

不習應之無先後次序則是無禮此吾儒之言性雖至靜時亦備四德也宜靜而靜所以為生生之本也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朱子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橋謙曰性猶火種心是有燄之火性字從心從生所以生心也赤子在胎有性未有心始生魄陽始有知覺是心之端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今曰靈是心非性性只是理未免誤也

又曰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陳安卿問人心是個靈的物如日間未接應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惺地惺不惺瞑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的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所以異者於此時如何而學者工夫此

時又何以爲驗也朱子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又問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卽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熠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

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為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為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是則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為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為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為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為陰之陽

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中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淸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曰得之

撝謙曰。所論動靜甚明。至善惡則仍在中與不中

不在陰陽。

問橫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朱子曰。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橫開硬迸。教大得。須是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理。則脫然有貫通處。○問程子曰。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別。朱子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

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已是實了似多了一實字

象山陸氏曰人之於耳要聽卽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又曰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更無住處○又曰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勉齋黃氏曰人惟有一心虛靈知覺者是也心不可

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可無所蔽。故須裘葛。不可無所寄。故須棟宇。其主只在心而已。今人於屋宇身體衣服反切切求過人。而心上却全不理會。

北溪陳氏曰。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

西山眞氏曰。北辰常不移。故能爲列宿之宗。人心常不動。故能應萬物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也。順

理而應不隨物而遷雖動猶靜也○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不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巳大學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爲戒以饑渴之害爲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巳耳由理義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

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毛之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爲理學之要歟

臨川吳氏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爲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實之謂虛

鵠謙曰居心之要在於無欲有主而不在於靜虛所謂外物只是邪耳若一味虛靜而欲扞外物則必流於空寂○今人處於末俗功利名譽愛憎怨

欲。紛然於心。而欲從事聖人。求其本心。如種苗草中。必無長理。善農者必芟夷蘊崇。使蟊賊莠稗。不得釀種。然後植之嘉穀。灌溉培養。皆有大益。故善教者。使人求其放心。必先覩其立志。其人果志於學。必先杜其計功謀利之心。然後從事於學。則學有益矣。不然。多聞多見。適足長其蟊賊而已。○養心莫善於齋。齋者七情皆不致思。唯精唯一。故古人敬事必齋。以齊其不齊之思。易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後儒以無意爲無心。以其無心。學聖人之

無意故放心而不知求○天氣時盈日者天之中
精所以節氣而歸之中也人之有心亦所以節氣
之差允執其中治心之法也○心不動則熄過動
則自焚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動而以順行善動
之道也○釋氏言性體周遍法界又曰心徧十方
視父母所生之身如一微塵後世儒者不曾反身
而求多見他說得精微廣大毋相襲說橫渠極詆
佛學然亦有散入無形適得吾體之說陳經正問
伊川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

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蓋
儒者之道只以神明之主於身者爲心心之體爲
性心性無一定不變之形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
然確有典常允執其中是也○天心不息亦不動
亂動者人間凡火而已

情

程子曰情者性之動也

撟謙曰情有二有但從德性出者性之仁發而爲
惻隱其情屬木氣性之禮發而爲恭敬其情屬火

氣性之義發而爲羞惡其情屬金氣性之智發而
爲是非其情屬水氣有兼氣性出者春之情爲喜
秋之情爲怒夏之情爲樂冬之情爲哀亦屬四氣
所謂道心如將人心如卒者也
問喜怒出於外如何程子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
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
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地勢不平便有湍激
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伊大
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張子問定性未能不

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答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巳而從之是以巳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撝謙曰以吾儒言性只是在內而能應於外非無內外也凡累於外物者只是巳性爲外物所動而亂其體非能在外也此篇言性無內外只是說性不梏於內不役於外非如釋氏所謂性空用偏法

界。按朱子謂此性字說得也詑異。異是個心字意。
蓋朱子從伊川以性爲理。故疑此書性字。反以爲
異。明道只以性爲心之體也。性能具理。而非即理。
釋氏於性本有見。只不肯認得人性。又不知性之
變化。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
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
規乎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

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攜謙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此理精醇然但是成德後方能如此若初學定性之方只夫子語顏淵仲弓爲仁處與樂記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一段最善如此久久自然性定所以朱子說此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童蜚卿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工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

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奈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都是背馳如何得他順應楊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个在日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著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知止而后有定也看朱子此等處直能明於人情是後學模範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

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撝謙曰以有為為應迹一語近於釋氏所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者若吾儒則視一切有為法皆吾性中肫肫其仁所經綸之事心與迹一也文中子曰心迹之判久矣伊川曰亂道朱子言此明道在鄠作年甚少然則行狀所謂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其在斯時乎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撝謙曰。此四句引與易意不同。

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

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定性一章。明道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

問聖人定處未詳。朱子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于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時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呆了

○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惟當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纔見已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横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朱子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亦必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

魯齋許氏曰。七情一有動於心。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

撝謙曰。自發於情。而性之剛柔乃見。剛者易失於忿。柔者易流於欲。○哀怒傷性。甚易知。喜樂之傷性。則使人不覺。孝經言毀不滅性。性卽天命之中。四情之過。皆能滅性。樂記言物至而人化物者。喜樂之滅性也。又曰。言性貴本於中。言情貴得其正。

○定情處朱子雖云知得此心自不爲物動終要
操持得久仁不能守雖知也要動

意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朱子曰運用是發了問
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恁地意
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
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舟車一般

楊謙曰情不必動意

志

朱子曰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的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的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

潛謙曰經營往來皆思也未可謂意

問意志朱子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

潛謙曰志是有定之意意是無定之志如心中偶欲發一言此不是志亦不是情亦不是思但是意

橫渠志公意私之說止是論語無意之意若大學

誠意之意則不過動一念耳○情是性交於物意
則不必緣物而動只是心之所發
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
程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
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旣堅
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況老少之異乎
北溪陳氏曰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
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
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

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思

程子伊曰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思如湧泉浚之愈新○思慮不得至於若○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

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强揣度耳○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問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

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蘓季明問昞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伊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着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着。雖思亦不通也。○纔思便是已發。問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朱子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

臨川吳氏曰。常人非無思而不見其有得何也。不思其則。是謂妄思。惡有妄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於其則而後爲思之正。則必於其得而後爲思之成。則也者。帝之降民之彝。性分所固有。事理之當然也。稽諸夫子之言。無邪其綱。九思其目也。無邪者。心之則。曰明曰聰曰溫曰恭曰忠曰敬者。視聽色貌言事之則也。思之思之。其有不得之者乎。

撝謙曰。臨學而近思。臨事而再思。平居而儼若思。可謂知止矣。

才

問伊川論才。與孟子言才。有曰非才之罪也。又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爲未嘗有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爲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不善。其言曰氣淸則才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淸則才淸氣濁則才濁。意者以氣質爲才也以氣質爲才則才固有善不善之分矣。而孟子却止以才爲善者何也。朱子曰孟子與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

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具。發將出來。便是才也。便如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如伊川論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也。

性理大中卷之十終